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二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百三十三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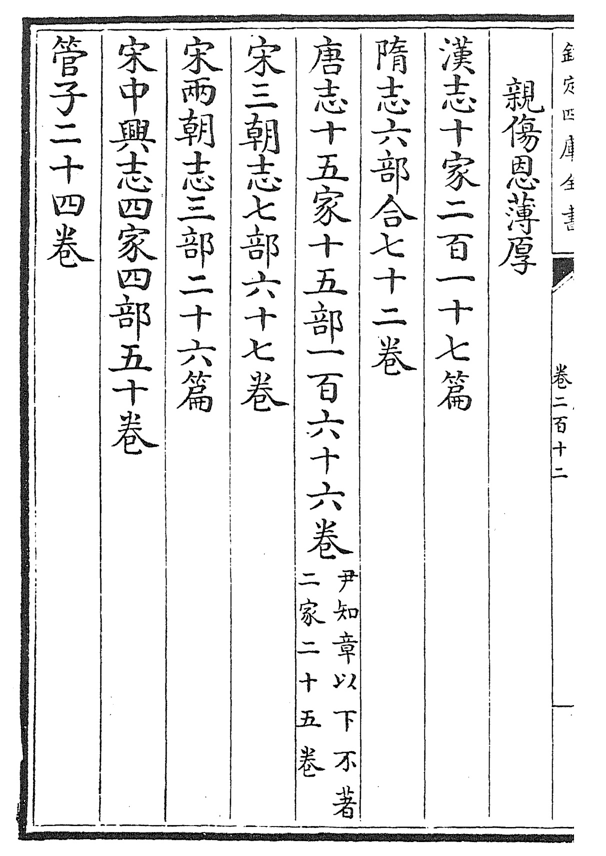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三十九

子 法家 名家 墨家 從横家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恩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



親傷恩薄厚

漢志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隋志六部合七十二卷

唐志十五家十五部一百六十六卷尹知章以下不著二家二十五卷

宋三朝志七部六十七卷

宋兩朝志三部二十六篇

宋中興志四家四部五十卷

管子二十四卷

鼂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畧序云唐房玄齡著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玄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陋其不知禮義者以故謂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為富强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

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泰侈聞者盖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禮為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則其為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因為是正其文字而辯其音訓云

東坡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

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為人客等亦種蠡所遵

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鼂錯以為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為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

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為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為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為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為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為厚施謀取齊胥而齊胥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胥以

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為市人不肯為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高氏子畧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創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

以銷靡破鑿變徙剗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為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賻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巧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况井田既壞概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緊誰之咎耶漢唐之君

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為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蓋三代之法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處過於餘子然他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駮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

文子淮南徒聚衆詞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為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邪然以為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崇文總目曰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註按吳兢書目凡書三十卷自存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已

亡又有管氏指畧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共為十篇

商子五卷

鼂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强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

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
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
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
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
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
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
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
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矣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滛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為根本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糴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露如邱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

不知當時何以為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
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
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為書者所附合而未嘗
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
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耶
陳氏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慎子一卷
陳氏曰趙人慎到撰漢志四十二卷先於申韓稱

之唐志十卷滕輔註今麻沙刻本纔五篇固非全書也按莊周荀卿皆稱田駢慎到趙人駢齊人見於史記列傳今中興館閣書目乃曰瀏陽人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蓋據書坊所稱不知何謂也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

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
為天下君不擇其下為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
之謂大上人不得其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化
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
及此鮮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
君心出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令通指慎子為刑
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
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韓子二十卷

鼂氏曰韓非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韓得非復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為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於是殊不知老子

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傳而為非歟

高氏子畧曰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迨坐是為斯所殺而秦即以亡

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為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售是以先為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右法家

漢藝文志名家者流盖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警者訐也音工釣反則苟鉤鈲析亂而已鈲破也音普革反又音普狄反

漢志七家三十六篇

隋志四部七卷

唐志十二家十二部五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部一十八卷

尹子二卷

鼂氏曰周尹文撰仲長氏所定序稱尹文齊宣王時居稷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前漢藝文志敘此書在龍書上顔師古謂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文王元年齊宣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

李獻臣云仲長氏統也熙伯繆襲字也傳稱統卒於獻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師豈史之誤乎此本富順李氏家藏書謬誤殆不可讀因為是正其甚者疑則闕焉

高氏子畧曰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畧則學老氏而雜申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

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識淆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為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矣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為甚明非學乎此者也鼂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孰考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

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薰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羣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黄老者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

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鈃而文不預又别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周氏涉筆曰尹文子稷下能言者劉向謂其學本莊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為根

以法為柄芟截文義操制深實必謂聖人無用於救時而治亂不係於賢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聚民食以富貴貧賤斡動宇宙其為法則然蓋申商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事云者翕張與奪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為用名法權衡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然則猶未識老氏所謂道也

陳氏曰漢志齊宣王時先公孫龍今本稱仲長氏撰定魏黄初末得於繆熙伯伯又言與宋鈃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則不然也龍書稱尹文乃借文對齊宣王語以難孔穿其人當在龍先班志言之是矣仲長氏即統也邪熙伯名襲

鄧析子二卷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為二篇

鼂氏曰鄧析二篇文字訛缺或以繩為澠以巧為功頗為是正其謬且撮其旨意而論之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為本以義為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頌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非出於道德而然邪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説蜂起各求自附

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奮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歂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勦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

高氏子畧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為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於是為不忠考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盖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盖既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

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歂殺鄧析是為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為國者有若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産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産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寛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産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棋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輔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

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恵而不知為

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為度以威為神乎析之見殺

雖歂之過亦鄭之福也

公孫龍子三卷

陳氏曰趙人公孫龍為白馬非馬堅白之辯者也

其為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漢志十

四篇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復

人物志三卷

鼂氏曰魏邯鄲劉劭孔才撰僞涼燉煌劉昞註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凡十六篇劭郄慮所薦慮譖殺孔融者不知在劭書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

陳氏曰梁史無劉昞中興書目云爾鼂氏云僞涼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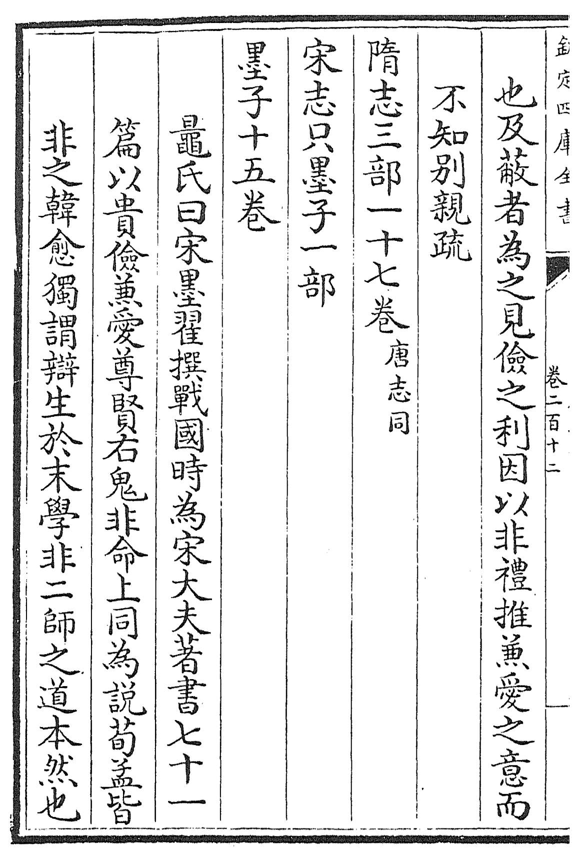
廣人物志十卷

陳氏曰唐鄉貢進士京兆杜周士撰敘武德至貞

元選舉薦進人物事實凡五十五科

右名家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盖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謂信鬼神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藴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視讀曰示）此其所長



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

不知別親疏

隋志三部一十七卷唐志同

宋志只墨子一部

墨子十五卷

鼂氏曰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

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為説荀孟皆

非之韓愈獨謂辯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昌黎韓氏讀墨子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上或作尚皆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説非二師

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高氏子畧曰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其為説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泰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

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為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闢可也惟其言近乎偽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以不可不加闢也

巽巖李氏曰墨子十五卷所傳本甚古然多脫誤或次第混亂章句顛倒往往斷爛不可復讀反覆尋究稍加是正使相聯屬十僅得一二當其合處

猶符節也乃知古書訛謬正坐學者弗習耳博觀深考尚庶幾識其純全云

陳氏曰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脱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軻誦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子與論語竝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

哉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商之徒各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闢之然觀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闊畧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掊擊聖人鄙堯笑舜陋禹而自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語雖髙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說故鄒書略不及之蘇張之功利

申商之刑名大抵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絶之而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氷炭薫猶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毋俟於辯析也獨楊朱墨翟之言未甞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徳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者不容不深

鋤而力辯之高氏子畧之言得之矣而其說猶未
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舜同非
桀紂以為其二家本相為用而咎末學之辯嗚呼
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辯乎

隨巢子　胡非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
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
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

之行兼愛萬民疏而不絶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顔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

而刼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石林葉氏曰吾嘗從趙全僉得隨巢子一卷其間乃載唐太宗造明堂事初不曉名書之意因讀班固藝文志墨家有隨巢子六篇注言墨翟弟子乃知後人因公輸之事假此名耳

晏子春秋十二卷

鼂氏曰齊晏嬰也嬰相景公此書著其行事及諫

諍之言

陳氏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果本書否

柳氏辯晏子春秋曰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

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晏子春秋曰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云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挈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

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崇文總目晏子八篇今亡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為之以為嬰撰則非也

右墨家

漢藝文志從横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

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諼詐言也

漢志十二家一百七篇

隋志二部合六卷

唐志四部十五卷

宋中興志三家三部四十六卷

鬼谷子三卷

鼂氏曰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

之叙謂此書即授二子者言捭闔之術凡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梁陶弘景註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以為尹知章註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訓不詳所從出柳子厚嘗曰云云見後段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滑之術審備於章句六國時得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倉頡作文字鬼為

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之言略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

柳氏辯鬼谷子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出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能散勢法鷙鳥轉圜法猛獸損兑法靈蓍七章）

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張云陿音恰隘也使人狂狙失守狙子余反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禄之者少令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高氏子略曰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

可禦予嘗觀於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祕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横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考其言有曰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静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

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頤者亦不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隠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註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

戰國策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劉向録舊號

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缺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鼂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

五號向以為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訖漢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間宗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歴代以其記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盖出於學縱横者所著當附於此

南豐曾氏序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道塞所以大

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

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説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

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

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註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字多脱誤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

此類者多余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説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隠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脱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為有間矣

高氏子略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

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況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閎深傑異固世之所

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概於聖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淪於是非作非國語昔讀是書殊是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歎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且深也予遂效此盡取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之名曰戰國策考

水心葉氏曰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考司馬遷史記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

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為成書直加據
定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讀者以歲
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且其設權
立計有繫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
不宜畧然十纔一二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
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掛牙頰也
又烏在其皆可喜而可觀哉夫習於儇陋淺妄之
夸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為學者心術之巨蠧

甚矣

鮑氏校定戰國策十卷

陳氏曰尚書郎括蒼鮑彪註以西周正統所在易為卷首其註凡四易藳乃定

右從横家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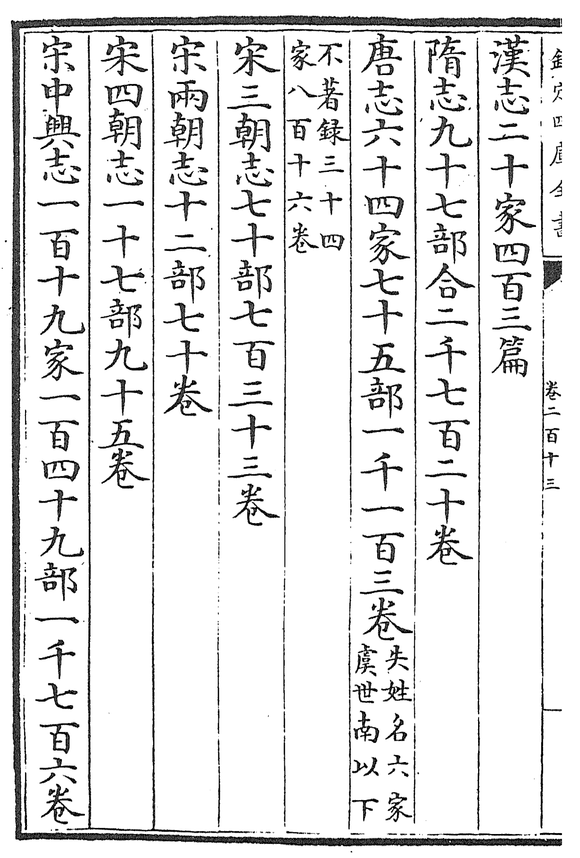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四十

子雜家

漢藝文志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蕩者為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漢志三十家四百三篇

隋志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唐志六十四家七十五部一千一百三卷失姓名六家虞世南以下不著録三十四家八百十六卷

宋三朝志七十部七百三十三卷

宋兩朝志十二部七十卷

宋四朝志一十七部九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十九家一百四十九部一千七百六卷

范子計然十五卷

高氏子略曰計然𨒪遊海澤自稱漁父范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鳥喙不可以同利蠡之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往往極陰陽之變窮歷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蠡之所以俟時而動以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然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遂報強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

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
甞南遊越范蠡畀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
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絶書並作計
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
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
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
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有内無外狀
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沉沉

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
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
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
裴駰註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
踪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
引文子李善註以為計然師古葢未能盡也而文
子十二卷李暹註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
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

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
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
歷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
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問計然答列
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

呂氏春秋二十卷

鼂氏曰秦呂不韋撰後漢高誘註按史記不韋撰
云不韋相秦致辯士厚遇之使人人著所聞集論

以為八覽六論十二記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為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為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敢牾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記者本周公書後儒𨡊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為呂令者誤也

高氏子略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隽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蓬議横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録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能聞帷墻之外目

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鷃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四極國名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夐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為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屠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氏曰十二記者即今禮記之月令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

鼂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内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為修後漢許慎注慎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

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㑂求善本是正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内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内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為蘇飛李尚左吴田申雷被

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聱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

之竒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若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申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竒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一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鋭好竒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捜蓬萊神仙譎怪日日作新其有感於

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武
雖不仙猶享多壽王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
一至於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
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
出人意表者惟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
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
耳悲夫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

法諸家雖章分事彙欲成其篇而本末愈不相應且并其事自相舛錯如云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又云天下未定海内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當諸子放言之時不自相考幾無一可信者又謂武王用太公之計為三年喪以不蓄人類又甚矣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注今本記題許慎註而

詳序文即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子華子十卷

鼂氏曰其傳曰子華子程氏名本晉人也劉向校定其書按莊子稱子華子見韓昭侯陸德明以為魏人既不合又藝文志不録子華子書觀其文辭

近世依托爲之者也其書有子華子爲趙簡子不悅又有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趙簡子與孔子同時相去幾二百年其牴牾類如此且多用字説謬誤淺陋殆元豐以後舉子所爲耳

朱子曰會稽官書版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補之以予觀之其詞故爲艱澁而理實淺近其體務爲

高古而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於模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托聲勢眩惑世人遂為造此書以傅會之正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秖因小説有陳希夷問錢若

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托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沉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巧甚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

皆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並緣釋氏之說其卒章宗君三祥蒲璧等事皆剽剟他書傳會為說其自序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偽書也又言有大造於趙宗

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宫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絶秦語其不足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大抵學不知本而胠於夕夕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之

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周氏涉筆曰子華子所著劉向序者文字淺陋不
類向其云善持論聚徒著書更題其書皆非當時
事辭大抵十卷者編緝見意鶡聚衆語老莊荀孟
國語素問韓非楚辭俱被剽掇殆似百家衣葆其
實近時文字又多解字義蓋古文屢降至漢世今
文猶未專行吾嘗疑其三經後此書方出故信字
說而主老莊又論治古之時積美於躬弗憂於無

聞如擊考鼓鐘其傳以四達驛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霄零而朱草交槁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髡搖之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穽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拳梏抱其一槪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注雞鳴於塒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有以待也吾反覆其言而悲之嗟夫斯人也是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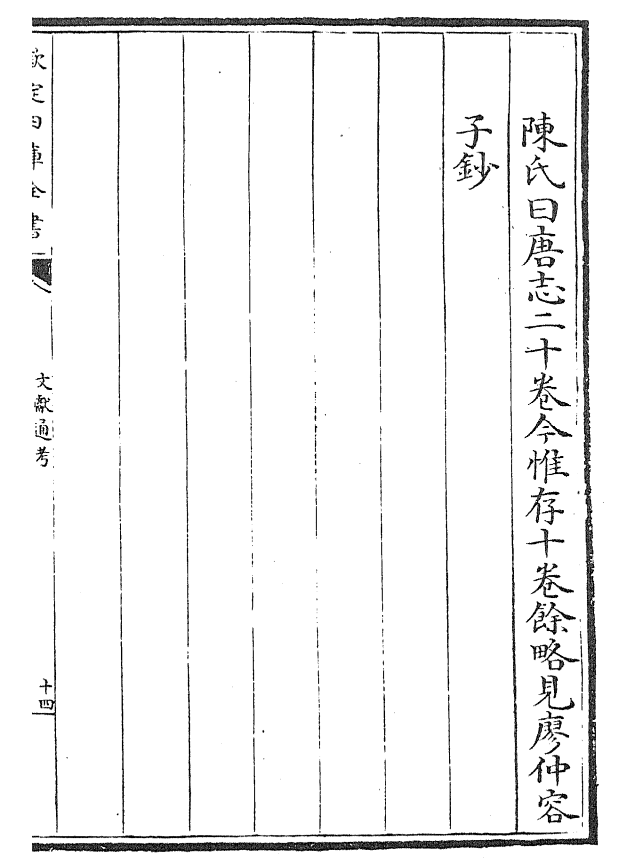
毋乃黨禁不開善類塗地無所叫號之時乎

陳氏曰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辯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然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遺也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近世能言之流為此以玩世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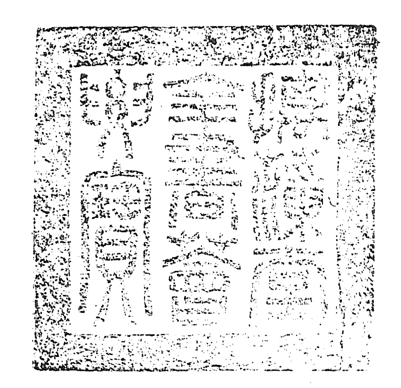
風俗通義十卷

鼂氏曰漢應劭撰劭字仲遠奉之子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風俗通以辯物名號釋時嫌疑文雖不典世服其洽聞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險易泉水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惟存十卷餘略見廖仲容子鈔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謄録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四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四十一

子雜家

論衡三十卷

鼂氏曰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始如詭異終有實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

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祕玩以為談助云世謂漢文章温厚爾雅及其東也已衰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驟不及遠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誣

高氏子畧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叙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畧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

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向風承意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録日益而歳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探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叙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況他書乎袁崧後漢書云充作論衡

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始見之以為談助談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客有難充書煩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為珍龍少魚衆少者為神乎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吾百篇人無一字吾萬言為可貴矣予所謂乏精覈而少肅括者正此謂歟陳氏曰充肅宗時人仕為州從事治中初作此書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嘗詣蔡伯喈搜求至隱處果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惟我與爾共

勿廣也然自今觀之亦未為奇

仲長子昌言二卷

崇文總目後漢仲長統撰按本傳統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隋唐書目十卷今所存十五篇分為三卷餘皆亡

傅子五卷

崇文總目晉傅休奕撰集經史治國之說評斷得失各為區例本傳載内外中篇凡四篇亡録合一百四

十篇今亡一百一十七

公侯政術十卷

崇文總目魯人初撰蓋魯人名初不著其姓未詳何代人

正訓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按唐志有正訓二十卷辛德源撰而此題云陸機撰又止十卷據隋以前書録皆無陸機正訓之目晉史機傳亦不言甞有此書而

德源所著今世已亡疑是其遺書

抱朴子外篇十卷

鼂氏曰晉葛稚川撰自號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書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晉書內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

女誡一卷

陳氏曰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

蔣子萬機論二卷

陳氏曰魏太尉平阿蔣濟子通撰按館閣書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疑非全書也

孫子十卷

陳氏曰晉孫綽興公撰恐依托唐志及中興書目並無之從程文簡家借録

劉子五卷

陳氏曰劉晝孔昭撰播州録事參軍袁孝政為序凡五十五篇按唐志十卷劉勰撰今序云晝傷已不遇天下陵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時人莫知謂為劉勰或曰劉歆劉孝標作孝政之言云爾終不知晝為何代人其書近出傳記無稱莫詳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晝字孔昭也

鼂氏曰唐袁政注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辭頗俗薄

金樓子十卷

鼂氏曰梁元帝繹撰書十篇論歷古興亡之迹箴戒立言志怪雜說自敘著書聚書通曰金樓子者在藩時自號

陳氏曰雜記古今聞見末一卷為自序

瑞應圖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唐志有孫柔之瑞應圖記熊理瑞應圖譜各三卷顧野王符瑞圖十卷又祥瑞

圖十卷今此書名與孫熊同而卷數與顧合意其野王書也其間亦多援孫氏以為注中興書目有符瑞圖二卷定著為野王又有瑞應圖十卷稱不知作者載天地瑞應諸物以類分門今書正爾未知果野王否又云或題王伯齡至李淑書目又直以為孫柔之矣又恐李氏書别一家也

子鈔三十卷

陳氏曰梁尚書左丞頻川庾仲容子仲撰所取諸

子之書百有五家其間頗有與今世見行書不同者而亡者多矣

意林三卷

鼂氏曰唐馬總會元撰初梁庾仲容取諸家書術數雜記凡一百七家抄其要語為三十卷總以其繁畧失中增損成三軸前有戴叔倫楊伯存兩序

高氏子畧曰子鈔百十有七家仲容所取或數句或一二百言是有以契其意入其用而他人不可

共享者也馬總意林一遵庾目多者十餘句少者一二言比子鈔更為取之嚴録之精且約也戴叔倫序其書曰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缺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激蔽邪蕩之患亦足以發其機寫其志矣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是於諸子未嘗廢也聖人既遠承學易殊義向之少紕言議之多詭則百氏之為家不能盡叶乎一亦理之所必然也當

篇籍散缺人所未見之時而乃先識其名又得其語斯足以廣聞見助發揮何止嘗鼎臠啖雞蹠也陸機賦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唐常袞日月如合璧賦云獵英華於百氏漱芳潤於六籍語自此來）是庶幾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他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纒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生部姚信士緯殷興

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䰟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準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陳氏曰總後仕至尚書僕射嘗副裴晉公平淮西者也

長短經十卷

鼂氏曰唐趙蕤撰北夢瑣言云蕤梓州鹽亭人博
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論王
霸機權正變之術第十卷載陰謀家本缺今存者
六十四篇

尹穀子雜錄注解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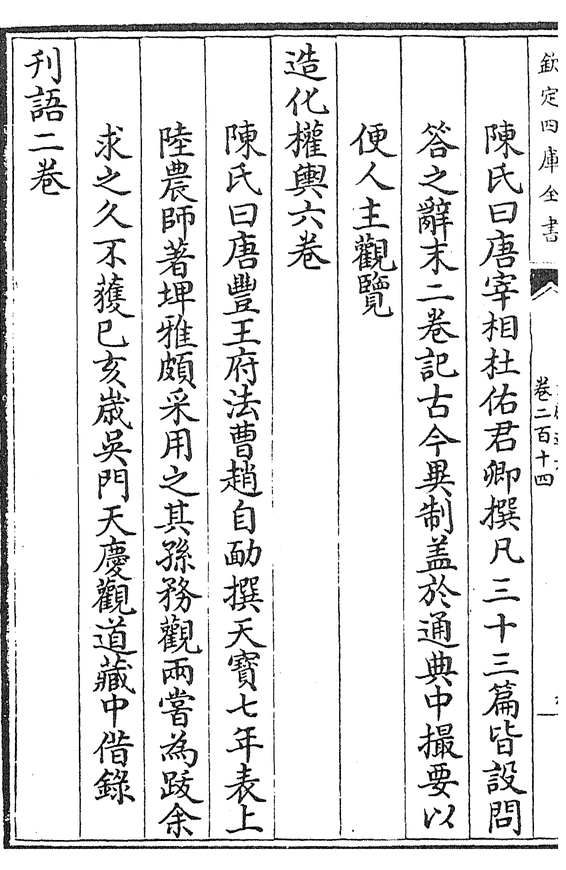
鼂氏曰唐王叡撰二儀實録古今注載事物之始
樂府題解樂府所由起叡輯纂數家之言正誤補
遺劉允併歸一篇

事始三卷

鼂氏曰唐劉孝孫等撰太宗命諸王府官以事名類推原初始凡二十六門以教始學諸生易大傳自始作八卦至網罟耒耨臼杵之微皆記其本起檀弓所述亦皆物之始也然則事始之書當係之儒令以其所取不一故附於雜家

陳氏曰唐吳王諮議弘文館學士南陽劉存撰

理道要訣十卷



陳氏曰唐宰相杜佑君卿撰凡三十三篇皆設問答之辭末二卷記古今異制盖於通典中撮要以便人主觀覽

造化權輿六卷

陳氏曰唐豐王府法曹趙自勔撰天寶七年表上陸農師著埤雅頗采用之其孫務觀嘗為跋余求之久不獲巳亥歲吳門天慶觀道藏中借録

刋語二卷

陳氏曰唐國子祭酒李諳撰

資暇集三卷

陳氏曰唐李匡文濟翁撰

兼明書二卷

陳氏曰唐國子太學博士丘光庭撰

蘇氏演義十卷

陳氏曰唐光啓進士武功蘇鶚德祥撰此數書者

皆考究書傳訂正名物辨證訛謬有益見聞尤梁

谿以家藏本刻之當塗

仲蒙子三卷

陳氏曰唐校書郎長樂林慎思虔中撰

致理書十卷

鼂氏曰唐朱朴撰乾寧中為國子毛詩博士論述時務五十篇上之詞如近時策斷之類迂緩不切與馬周所建明不啻霄壤矣昭宗善其言用太宗擢周故事拔為相徒以益亂可歎也

兩同書二卷

崇文總目唐羅隱撰采孔老二書著為內外十篇以老子修身之說為內孔子治世之道為外會其旨而同元

鼂氏曰唐羅隱撰隱謂老子養生孔子訓世因本之著內外篇各五其曰兩同書者取兩者同出而異名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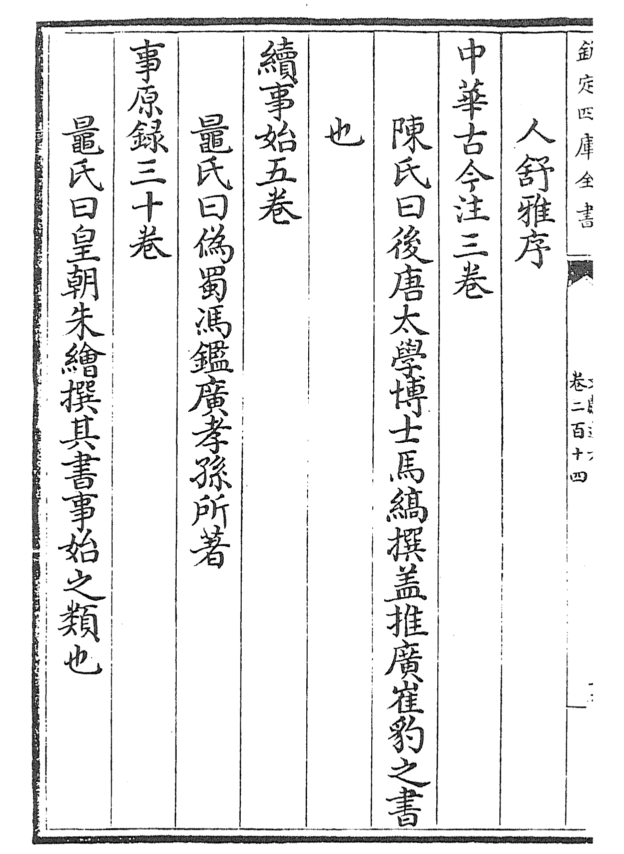
陳氏曰不著名氏中興書目云唐吳筠撰唐藝文

志同但入小説類采孔老為内外十篇名䄄融子
兩同書䄄融者謂鬻子為諸子之首也
宋齊丘化書六卷
鼂氏曰偽唐宋齊丘子嵩撰張耒文潛嘗題其後
云齊丘之意特犬鼠之雄耳盖不足道其為化書
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以見於黄老之所謂道德
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黄老之道德本於清淨
無為遣去情累而其末多流而為智術刑名何哉

仁義生於恩恩生於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者也無情之至至於無親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文章頗高簡有可喜者其言曰君子有奇志天下不親雖聖人出斯言不廢

格言五卷

鼂氏曰僞唐韓熙載叔言撰熙載以經濟自任乃著書二十六篇論古今王伯之道以干李煜首言陽九百六之數及五運迭興事其駁雜如此有門



人舒雅序

中華古今注三卷

陳氏曰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葢推廣崔豹之書也

續事始五卷

鼂氏曰偽蜀馮鑑廣孝孫所著

事原録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朱繪撰其書事始之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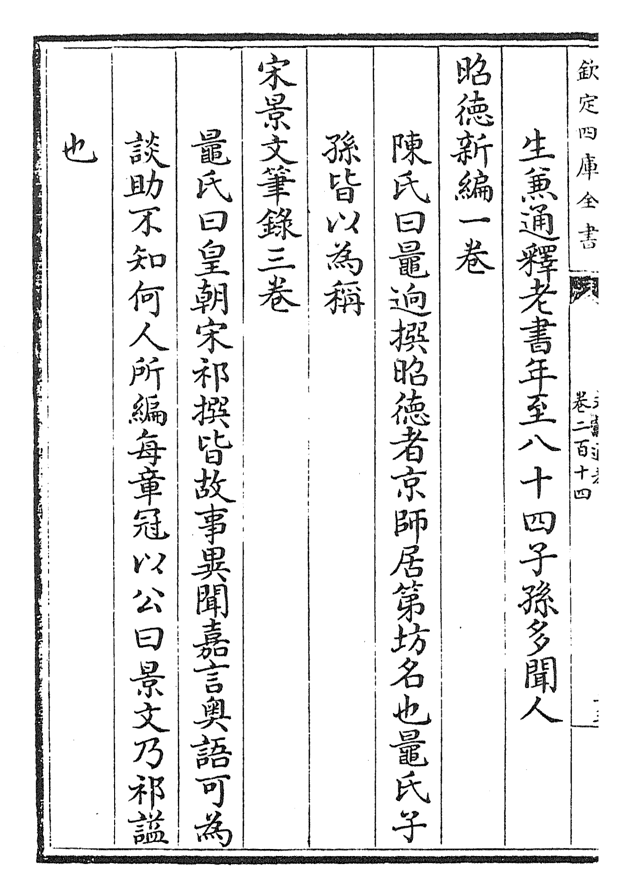
物類相感志十卷

鼂氏曰皇朝僧贊寧撰采經籍傳記物類相感者志之分天地人物四門贊寧吳人以博物稱於世柳如京徐騎省與之游或就質疑事楊文公歐陽文忠公亦皆知其名

陳氏曰贊寧國初名釋也

耄智餘書三卷

陳氏曰太子少保致仕澶淵鼂迥德遠撰迥善養



生兼通釋老書年至八十四子孫多聞人

昭德新編一卷

陳氏曰鼂逈撰昭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鼂氏子孫皆以為稱

宋景文筆錄三卷

鼂氏曰皇朝宋祁撰皆故事異聞嘉言奥語可為談助不知何人所編每章冠以公曰景文乃祁謚也

中興藝文志筆録三卷皇朝紹聖中宋肇次其祖庠遺語凡一百七十條

按二筆録卷數同祁庠又兄弟也然則一書邪二書邪當考

近事會元五卷

陳氏曰李上友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務皆記之

㴱言三卷

陳氏曰司馬光手抄諸子書題其末曰余此書類舉人抄書然舉子所抄獵其辭余所鈔覈其意舉人志科名余志道徳其序書迂叟言六十八葢公在相位時也方機務填委且將屬疾而好學不厭克勤小物如此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二小楷端無一筆不謹百世之下使人肅然起敬真跡藏邵康節家其諸孫迈守漢嘉從邵氏借刻携其版歸越今在其羣從述尊古家

泣岐書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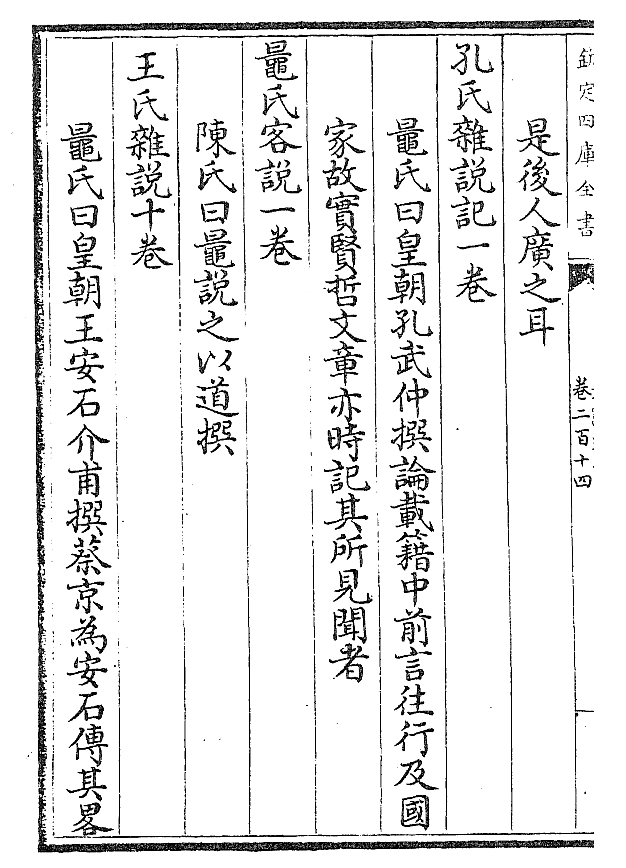
陳氏曰蜀人龍昌期稱上昭文相公有後序言求薦進之意

天保正名論八卷

陳氏曰龍昌期撰其學迂僻専非周公安人也

事物紀原二十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中興書目十卷開封髙承撰元豐中人凡二百七十事今此書多十卷且數百事



是後人廣之耳

孔氏雜說記一卷

鼂氏曰皇朝孔武仲撰論載籍中前言往行及國家故實賢哲文章亦時記其所見聞者

鼂氏客說一卷

陳氏曰鼂說之以道撰

王氏雜說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蔡京為安石傳其畧

曰自先王澤竭國異家殊由漢迄唐源流浸深宋興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初著雜說數萬言世謂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於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窺性命之端云所謂雜說即此書也以京之夸至如此且不知所謂通乎晝夜陰陽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者為何等語故著之

汲世論一卷

鼂氏曰右未詳何人所著多稱元祐間事且喜論

兵疑呂氏書也凡十門

馭臣鑒古二十卷

鼂氏曰右皇朝鄧綰撰元豐中為中丞獻之朝末

幾坐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貶

廣川家學三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董弅令升撰述其父逌之學

蘇文定公遺言

蘇轍子由撰周平園序畧曰文定公晚居許昌造深矣避禍謝客縱有門人亦罕與言其閫緒論者子孫而止耳然諸子宦游惟長孫將作監丞仲滋諱籀年十有四才識卓然侍左右者九年記遺言百餘條未嘗增損一語既老以授其子郎中君詡郎中復以授其子道州史君森予嘗與道州同僚故請題其後昔人疑黄樓賦非出公手東坡蓋親

為之辯令公自謂此賦學兩都晚年不復作此工夫之文至和陶擬古九首則明言坡代作識者當自得之又云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然公詩自工謂儲光羲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而以韓子蒼比之子蒼由是知名公素不作長短句令漁家傲一篇雖用禪語而句法極高乃知公非不能詞直不為耳此皆學者所宜知也

石林家訓一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緼撰

石林過庭錄二十七卷

陳氏曰葉夢得與諸子講説者其中子模編輯之

程氏廣訓六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三衢程俱致道撰

藝苑雌黄二十卷

陳氏曰建安嚴有翼撰大抵辯正訛謬故曰雌黄

其目子史傳注詩詞時序名數聲畫器用地理動

植神怪雜事卷為二十條凡四百條硯罔居士唐稷序之有翼異常分教泉荊二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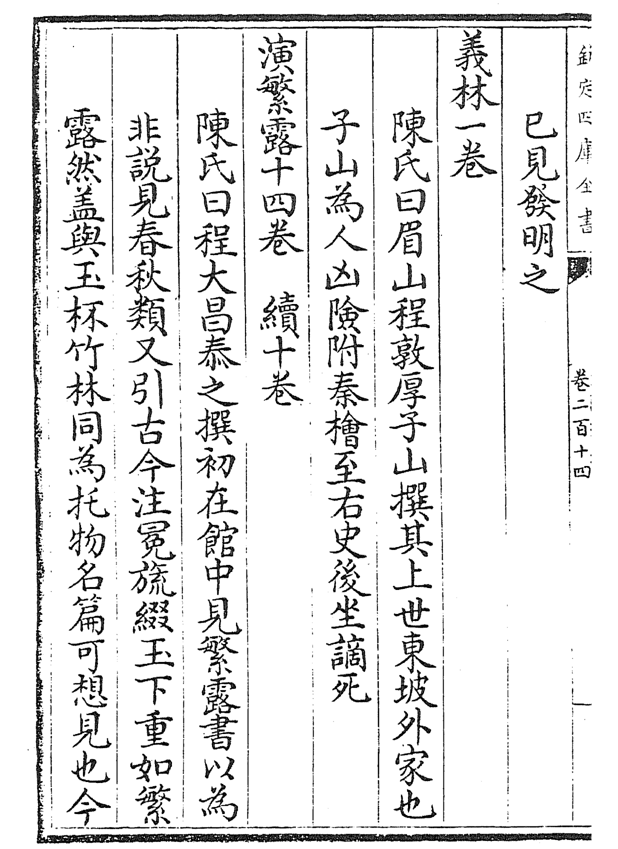
湘素雜記十卷

鼂氏曰皇朝黄朝英撰所記二百事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也為王安石之學者以贈之以芍藥為男淫女貽我握椒為女淫男鄙䙝不典前輩嘗以是為嗤笑朝英特愛重之以為得詩人深意其他可知矣

陳氏曰陳與者為之序言甲辰六試吏部不利盖
政宣中士子也其書亦辯正名物而學頗迂僻
程氏演繁露曰此書辯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
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為
麥秋而曰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
未嘗讀月令也以此知博記之難

聖賢眼目一卷

陳氏曰曲河洪興祖慶善撰摘取經子數十條以



已見發明之

義林一卷

陳氏曰眉山程敦厚子山撰其上世東坡外家也子山為人凶險附秦檜至右史後坐謫死

演繁露十四卷　續十卷

陳氏曰程大昌泰之撰初在館中見繁露書以為非說見春秋類又引古今注冕旒綴玉下重如繁露然葢與玉杯竹林同為托物名篇可想見也今

曰演繁露者意古之繁露與爾雅釋名廣雅刋誤

正俗之類云耳

考古編十卷　續編十卷

陳氏曰程大昌撰上自詩書下及史傳世俗雜事

有可考見者皆筆之

楚澤叢語八卷

陳氏曰右廸功郎李著吉先撰不知何人作其書

專闢孟子紹興中撰進大意以為王氏之學出於

孟子然王氏信有罪矣孟氏何與焉此論殆得於景迂之微意

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卷　五筆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番易洪邁景盧撰每編皆有小序五筆未成書

朱子語錄曰洪景盧隨筆中辯得數種僞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却非實世間僞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辯之矣

續顏氏家訓八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李正公撰皆用顏氏篇目而增廣之

習學記言五十卷

陳氏曰閣學士龍泉葉適正則撰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

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爲真與孔子同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爲偽也且既曰其書甚古而文與今人相近則亦知之矣遠自七畧及隋唐國史諸志李邯鄲諸家書目皆未之有豈不足以驗其非古出於近世好事能文者之所爲而反謂孟荀以來無道之者蓋望而棄之也不亦惑乎

準齋雜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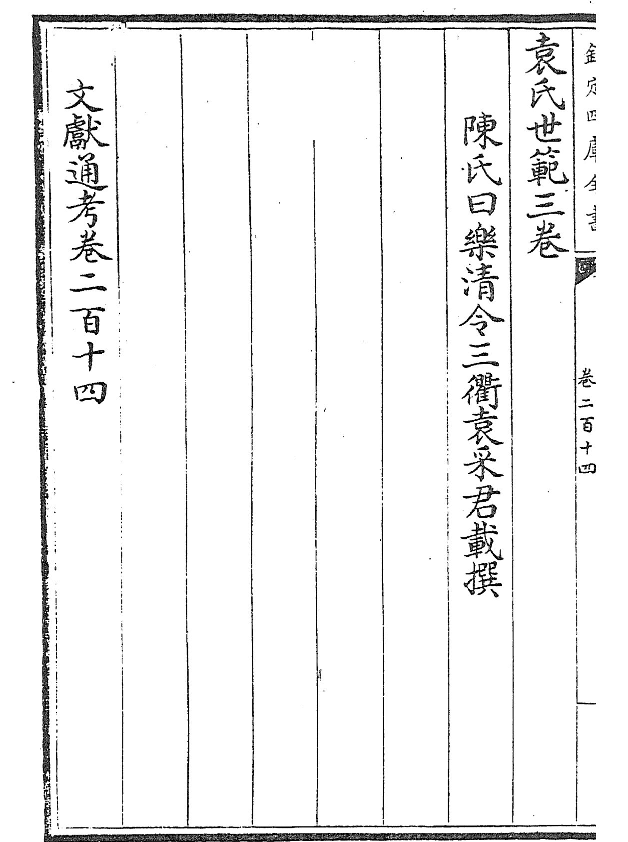
陳氏曰錢唐吳如愚撰

灌畦暇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雜取史傳事畧述已意

志筌書二卷

陳氏曰潘植子醇撰新安所刻本凡八十二篇與館閣書目諸儒鳴道集及余家寫本篇數皆不同本已見儒家而館目置之雜家者以其多用釋老之說故也今亦別録於此



袁氏世範三卷

陳氏曰樂清令三衢袁采君載撰

文獻通考卷二百十四